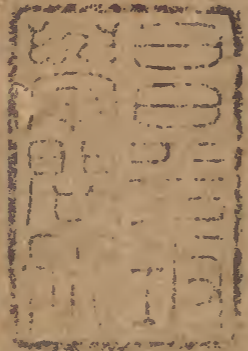


歐陽全集

集古錄跋

百十六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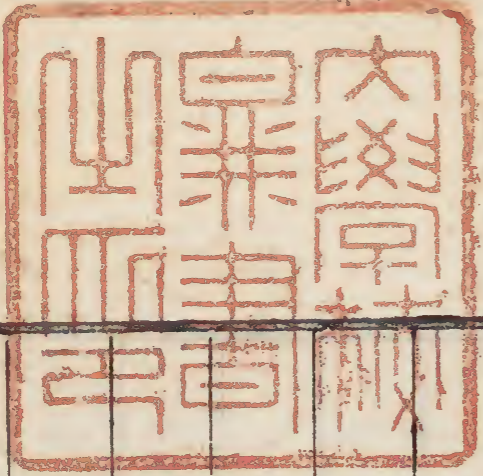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一〇二五	函	架	冊
類	九	四	五	四



內閣文庫	一〇二五	函	架	冊
漢書	九	四	五	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215
冊數	44 (37)
函號	315 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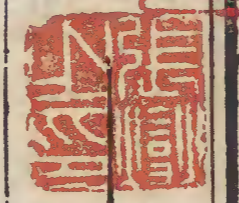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一百十六

漢書文庫

唐徐浩玄隱塔銘



唐開元金籙齋頌

唐龍興七祖堂頌

唐明禪師碑

唐徐浩玄隱塔銘

唐顏真卿書東方朔畫贊

唐畫贊碑陰

唐顏魯公題名

唐顏真卿麻姑壇記

唐顏真卿小字麻姑壇記

唐中興頌

唐千祿字樣

唐千祿字樣模本

唐歐陽圭碑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一百十六

黃念

唐杜濟神道碑

唐杜濟墓誌銘

唐顏真卿射堂記

唐張敬因碑

唐顏勤禮神道碑

唐顏氏家廟碑

唐顏魯公書殘碑

唐湖州石記

唐顏魯公帖

唐顏魯公二十二字帖

唐顏魯公法帖

唐元次山銘

唐呂誼表

唐元結窪鐔銘

唐元結陽華巖銘

唐元結崕臺銘

唐張中丞傳

唐李陽冰城隍神記

唐李陽冰忘歸臺銘

唐縉雲孔子廟記

唐裴虬怡亭銘

唐李陽冰庶子泉銘

唐李陽冰阮客舊居詩

唐裴公紀德碣銘

唐玄靜先生碑

唐龍興寺四絕碑首

唐滑州新驛記

唐王師乾神道碑

唐開元金籙齋頌

天寶九年
衛包書撰

右開元金籙齋頌雖不著書人姓氏而字為古文實為包書也唐世華山碑刻為古文者皆包所書包以古文見稱當時甚盛蓋古文世俗罕通徒見其字畫多奇而不知其筆法非工也余以集錄所見三代以

來古字尤多遂識之爾

右集本

唐龍興寺七祖堂頌

天寶十年

右龍興寺七祖堂頌陳章甫撰胡霈然書霈然筆法雖未至而媚熟可喜今上黨佛寺畫壁有霈然所書多為流俗取去匣而藏之以為奇翫余數數於人家見之其墨蹟尤工非石刻比也

右真蹟

唐明禪師碑

天寶十年鄭靈撰徐浩書

秋著困甚覽之醒然治平丙午孟饗致齋東閣書

右真蹟

唐徐浩玄隱塔銘

天寶十一年

右玄隱塔銘徐浩撰并書嗚呼物有幸不幸者視其所託與其所遭如何爾詩書遭秦不免煨燼而浮圖老子以託於字畫之善遂見珍藏余於集錄屢誌此言蓋慮後世以余為惑於邪說者也此見當世知名士方少壯時力排異說及老病畏死則歸心釋老反恨得之晚者徃徃如此也可勝歎哉

右真蹟

唐顏真卿書東方朔畫贊

天寶十三年

右東方朔畫贊晉夏侯湛撰唐顏真卿書贊在文選中今較選本二字不同而義無異也選本曰棄俗登仙而此云棄世選本曰神交造化而此云神友

右集本

唐畫贊碑陰 歲月見本文

右畫贊碑陰唐顏真卿撰并書湛贊開元八年德州刺史韓思復刻于廟天寶十三年真卿始別書之右集本

唐顏魯公題名 歲月見本文

右靖居寺題名唐顏真卿題按唐書紀傳真卿當代宗時為檢校刑部尚書為宰相元載所惡坐論祭器不修為誹謗貶破州貞外別駕撫州湖州刺史載誅復為刑部尚書而此題名云永泰二年真卿以罪佐吉州與史不同據真卿湖州放生池碑陰所序云貶

破州旬餘再貶吉州蓋真卿未嘗至破遂貶吉而史氏但據初貶書于紀傳耳真卿大曆三年始移撫州當遊靖居時猶在吉也 右集本

同前

右魯公題名言永泰二年真卿以罪貶佐吉州據舊唐書列傳云真卿代宗時為刑部尚書為宰相元載所惡貶破州貞外別駕撫州湖州刺史載誅復為刑部尚書不書其貶吉州也按真卿湖州放生池碑陰自敘云貶破州旬餘再貶吉州蓋真卿未嘗至破遂貶吉州而史官闕漏但書其初貶爾嘉祐八年十月

廿三日書 右真蹟

唐顏真卿麻姑壇記 大曆六年

右麻姑壇記顏真卿撰并書顏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其為人尊嚴剛勁象其筆畫而不免惑於神僊之說釋老之為斯民患也深矣 右集本

唐顏真卿小字麻姑壇記 歲月闕

右小字麻姑壇記顏真卿撰并書或疑非魯公書魯公喜書大字余家所藏顏氏碑最多未嘗有小字者惟干祿字書注最為小字而其體法與此記不同蓋干祿之注持重舒和而不局蹙此記道峻緊結尤精

悍此所以或者疑之也余初亦頗以為惑及把翫久之筆畫巨細皆有法愈看愈佳然後知非魯公不能書也故聊誌之以釋疑者治平元年二月六日書 右真蹟

唐中興頌 大曆六年

右大唐中興頌元結撰顏真卿書書字尤奇偉而文辭古雅世多模以黃絹為圖障碑在永州磨崖石而刻之模打既多石亦殘缺今世人所傳字畫完好者多是傳模補足非其真者此本得自故西京留臺御史李建中家蓋四十年前崖石真本也尤為難得爾

右集本

又

右中興頌世傳顏氏書中興頌多矣然其崖石歲久剥裂故字多訛缺近時人家所有往往為好事者嫌其剝缺以墨增補之多失其真余此本得自故西臺李建中家蓋四十年前舊本最為真爾

右真蹟

唐千祿字樣 大曆九年

右千祿字樣別有模本文注完全可備檢用此本刻石殘缺處多直以魯公所書真本而錄之爾魯公書刻石者多而絕少小字惟此注最小而筆力精勁可

法尤宜愛惜而世俗多傳模本此以殘缺不傳獨余家藏之治平丙午九月二十九日書

右集本

唐千祿字樣模本 歲月見本文

右千祿字樣模本顏真卿書楊漢公模真卿所書乃大曆九年刻石至開成中遽已訛缺漢公以謂一二工人用為衣食之業故摹多而速損者非也蓋公筆法為世楷模而字書辨正偽繆尤為學者所資故當時盛傳於世所以模多爾豈止工人為衣食業邪今世人所傳乃漢公模本而大曆真本以不完遂不復傳若顏公真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藏之足以

爲寶豈問其完不完也故余并錄二本並藏之亦欲
俾覽者知模本之多失真也

右集本

又

右顏魯公千祿字書乃大曆九年刻石至開成中遽
已訛缺蓋由公筆法爲世楷模而字書辨正僞繆尤
爲學者所資而當時盛傳於世爾漢公謂一二工人
用爲衣食之業者惜其傳模多而早損然豈止爲工
人爲衣食業也今世人多傳漢公模本而大曆真本
以不完遂不復傳若顏公真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
之餘藏之尤足爲寶豈問其完不完也故余并錄二

本並藏之亦欲俾覽者知模本之多失真也治平元
年正月五日錫慶院賜壽聖節宴歸書

右真蹟

唐歐陽珪碑

大曆十年

右歐陽珪碑顏真卿撰并書余自皇祐至和以來頗
求歐陽氏之遺文以續家譜之闕旣得顏魯公歐陽
珪碑又得鄭真義歐陽諶墓銘以與家所傳舊譜及
陳書元和姓纂諸書參較又問於呂學士夏卿夏卿
世稱博學精於史傳因爲余考正訛舛而家譜遂爲
定本然獨珪碑所失者四顏公書穆公封山陽郡公
呂學士云陳無山陽郡山陽今楚州是也當梁陳時

自爲南充州而以連州爲陽山郡然則陳書及舊譜皆云穆公封陽山公爲是而顏公所失者一也舊譜皆云堅石子質南奔長沙顏公云自景達始南遷其所失者二也歐陽生自前漢以來諸史皆云字和伯而顏公獨云字伯和二字義雖不異然當從衆又顏氏獨異初無所據蓋其繆爾其所失者三也元和姓纂及謚銘皆云胤約之子而顏公獨以爲紇子其所失者四也堉之世次不應舛亂如此蓋謚之卒葬在咸亨上元之間去率更未遠直義所誌宜得其實堉卒大曆中唐之士族遭天寶之亂失其譜繫者多顏

公之失當時所傳如此不足恠也治平元年夏至日書銘闕其末數句不補 右真蹟

唐杜濟神道碑 大曆十二年

右杜濟神道碑顏真卿撰并書藝之至者如庖丁之刀輪扁之斲無不中也顏魯公之書刻於石者多矣而有精有粗雖他人皆莫可及然在其一家自有優劣余意傳模鑄刻之有工拙也而此碑字畫遒勁豈傳刻不失其真者皆若是歟碑已殘缺銍次不能成文第錄其字法爾嘉祐八年中元假日書 右真蹟

唐杜濟墓誌銘 大曆十二年

右杜濟墓誌銘但云顏真卿撰而不云書然其筆法非魯公不能為也蓋世頗以為非顏氏書更俟識者辨之 右真蹟

唐顏真卿射堂記 大曆十二年

右射堂記顏真卿書魯公在湖州所書刻于石者余家集錄多得之惟放生池碑字畫完好如千祿字書之類今已殘闕每為之歎惜若射堂記者最後得之今僕射相公筆法精妙為余稱顏氏書射堂記最佳遂以此本遺余以余家素所藏諸書較之惟張敬因碑與斯記為尤精勁惜其皆殘闕也 右集本

唐張敬因碑 大曆十四年

右張敬因碑顏真卿撰并書碑在許州臨潁縣民田中慶曆初有知此碑者稍稍往摸之民家患其踐田稼遂擊碎之余在滌陽聞而遣人往求之得其殘闕者為七段矣其文不可次第獨其名氏存焉曰君諱敬因南陽人也乃祖乃父曰澄曰運其字畫尤奇甚可惜也 右集本

又

右魯公之碑世所奇重此尤可珍賞也廬陵歐陽脩

書 右續添

唐顏勤禮神道碑 大曆十四年

右顏勤禮神道碑顏真卿撰并書序顏溫二家之盛
云思魯大雅在隋俱仕東宮愍楚彥博同直內史省
遊秦彥將皆典祕閣按唐書云溫大雅字彥弘弟彥
博字大臨弟大有字彥將兄弟義當一體而名大者
字彥名彥者字大不應如此蓋唐世諸賢名字可疑
者多封德彝去名倫房玄齡云名喬高士廉云名儉
顏師古云名籀而皆云以字行倫喬儉籀在唐無所
諱不知何避而行字余於中書見顏氏裔孫有獻其
家世所藏告身三卷以求官者其一思魯除儀同制

其一勤禮除詹事府主簿制其一師古加正議大夫
制思魯制云內史令臣瑀宣者蕭瑀也侍郎臣封德
彝奉舍人臣彥將行不應內史令書名而侍郎舍人
書字又必不稱臣而書字則德彝彥將皆當為名師
古制有尚書左僕射梁國公玄齡右僕射申國公士
廉又有吏部尚書君集者侯君集也侍郎纂者楊纂
也四人並列於後不應二人書名二人書字也則玄
齡士廉亦皆當為名矣又師古與令狐德棻同制不
應德棻書名而師古書字則師古亦當為名也然余
家集錄有申文獻公瑩兆記是高宗時許敬宗撰云

公諱儉字士廉敬宗與士廉同時人而為其家作記
必不繆誤則士廉又當為字也然告身書字在理豈
安今新唐書雖云房玄齡字喬顏師古字籀以高儉
瑩兆記為名則喬籀果為字乎又按元和姓纂封氏
脩人隋通州刺史繡生四子曰德潤德輿德如德彝
又云德彝更名倫亦不知果是否唐去今未遠事載
文字者未甚訛舛殘缺尚可考求而紛亂如此故余
嘗謂君子之學有所不知雖聖人猶闕其疑以待來
者蓋慎之至也

右集本

唐顏氏家廟碑

建中元年

右顏氏家廟碑顏真卿撰并書真卿父名惟真仕至
薛王友真卿其第七子也述其祖禰羣從官爵甚詳
右集本

唐顏魯公書殘碑

歲月闕

右顏氏殘碑以家廟碑考之是顏允南碑也家廟碑
云允南歷殿中膳部司封郎中司業金鄉男此碑云
肅宗入中京遷司封尋封金鄉縣男又云遷國子司
業此碑云二子頰頰頰好為五言詩授校書郎早卒
家廟碑亦云頰好五言校書而此碑又云與弟允臧
同時臺省則為允南可知不疑惟書頰事家廟碑云

侍郎蔣冽賞其判此碑云為崔器所賞小不同爾治平元年寒食日書 右真蹟

又

余謂顏公書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嚴尊重人初見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愛也其見寶于世者不必多然雖多而不厭也故雖其殘缺不忍棄之 右集本

唐湖州石記 歲月闕

右湖州石記文字殘缺其存者僅可識讀考其所記不可詳也惟其筆畫奇偉非顏魯公不能書也公忠義之節明若日月而堅若金石自可以光後世傳

不待其書然後不朽然公所至必有遺蹟故今處有之唐人筆蹟見於金者惟公為最多視其鉅書刻或託於山崖其用意未嘗不為無窮計也蓋亦有趣好所樂爾其在湖州所書為世所傳者惟千祿字放生池碑尚多見於人家而千祿字書乃楊漢公摹本其貞本以訛缺遂不復傳獨余集錄有之惟好古之士知前人用意之深則其湮沉磨滅之餘尤為可惜者也 右集本

唐顏魯公帖 歲月闕

右蔡明遠帖寒食帖附皆顏魯公書魯公後帖流俗

多傳謂之寒食帖其印文曰忠孝之家者錢文僖公
自號也希聖錢公字也又曰化鶴之系者丁崖相印
也潤州觀察使者錢惟濟也 右真蹟

唐顏魯公二十二字帖 歲月闕

斯人忠義出於天性故其字畫剛勁獨立不襲前蹟
挺然竒偉有似其為人 右真蹟

唐顏魯公法帖 虞世南帖附
歲月闕

右顏真卿書二帖并虞世南一帖合為一卷顏帖為
刑部尚書時乞米於李大夫云拙於生事舉家食粥
來已數月今又罄乏實用憂前蓋其貧如此此本墨

蹟在予亡友王子野家子野出於相家而清苦甚於
寒士掌模帖刻石以遺朋友故人云魯公為尚書其
貧如此吾徒安得不思守約世南書七十八字尤可
愛在智永千字文後今附于此 右集本

唐元次山銘 歲月闕

右元次山銘顏真卿撰并書唐自太宗致治之盛幾
乎三代之隆而惟文章獨不能革五國之弊既久而
後韓柳之徒出蓋習俗難變而文章變體又難也次
山當開元天寶時獨作古文其筆力雄健意氣超拔
不減韓之徒也可謂特立之士哉 右真蹟

唐吕誾表 上元二年

右吕誾表元結撰顧戒奢八分書景祐三年余謫夷陵過荆南謁吕公祠堂見此碑立廡下碑無跌石埋地中勢若將踣惜其文翰遂得斯本而入于地處字多缺滅今世傳元子文編亦有此文以碑考之集本首尾不完中間時時小異當以石本為是然石本亦自多亡缺可不惜哉 右集本

又

景祐三年余謫夷陵過荆南謁吕公祠堂見此碑立廡下碑無跌石埋地中勢若將踣惜其文翰遂得斯

本而入于地處字多缺滅今世傳元子文編所載首尾不完中間時時小異當以石本為是集錄實不為無益矣然石本亦自多亡缺可不惜哉書者顧戒奢也余得此碑三十年矣暇日因偶題之嘉祐八年五月中旬休日書 右真蹟

唐元結窪罇銘 永泰二年

右窪罇銘元結撰瞿令問書次山喜名之士也其所為為惟恐不異於人所以自傳於後世者亦惟恐不奇而無以動人之耳目也視其辭翰可以知矣古之君子誠耻於無聞然不如是之汲汲也 右真蹟

唐元結陽華巖銘 永泰二年

右陽華巖銘元結撰瞿令問書元結好奇之士也其所居山水必自名之惟恐不奇而其文章用意亦然而氣力不足故少遺韻君子之欲著于不朽者有諸其內而見於外者必得於自然顏子蕭然卧於陋巷人莫見其所為而名高萬世所謂得之自然者也結之汲汲於後世之名亦已勞矣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書 右真蹟

唐元結岨臺銘 大曆二年

右斯人之作非好古者不知為可愛也然來者安知

無同好也邪 右真蹟

唐張中丞傳 歲月闕

右張中丞傳李翰撰嗚呼張巡許遠之事壯矣秉筆之士皆喜為之稱述也然以翰所記考唐書列傳及韓退之所書皆互有得失而列傳最為踈略雖云史家當記大節然其大小數百戰屢敗賊負其智謀材力亦有過人可以示後者史家皆滅而不著甚可惜也翰之所書誠為太繁然廣記備言所以備史官之采也 右真蹟

唐李陽冰城隍神記 乾元二年

右城隍神記唐李陽冰撰并書陽冰為縉雲令遭旱
禱雨約以七日不雨將焚其祠既而雨遂徙廟于西
山陽冰所記云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爾然今非
止吳越天下皆有而縣則少也

唐冰陽冰忘歸臺銘

乾元二年

右忘歸臺銘唐李陽冰撰并書銘及孔子廟城隍神
記三碑並在縉雲其篆刻比陽冰平生所篆最細瘦
世言此三石皆活歲久漸生刻處幾合故細爾然時
有數字筆畫特偉勁者乃真蹟也

唐縉雲孔子廟記

上元二年

右縉雲孔子廟記李陽冰撰并書孔子廟像之制前
史不載開元八年國子司業郭瓘奏云先聖孔宣父
以先師顏子配其像為立侍配享宜坐弟子十哲雖
得列像而不在祀享之位按祠令何休范甯等二十
二賢猶蒙從祀十哲請列享在何休等上於是詔十
哲皆為坐像據陽冰記云換夫子之容貌增侍立者
九人蓋獨顏回配坐而閔損等九人為立像矣陽冰
修廟在肅宗上元二年其不用開元之詔何也

唐裴虬怡亭銘

永元二年

右怡亭在武昌江水中小島上武昌人謂其地為吳

王散花灘亭裴鷗造李陽冰名而篆之裴虬銘李莒
八分書刻于島石常為江水所沒故世亦罕傳鷗不
知何人虬代宗時道州刺史韓愈為其子復墓志云
虬為諫議大夫有寵代宗朝屢諫諍數命以官多辭
不拜然唐史不見其事李莒華弟也治平二年正月
十日孟春薦饗攝事致齋中書東閣書右真蹟

唐李陽冰庶子泉銘 大曆六年

右庶子泉銘李陽冰撰并書慶曆五年余自河北都
轉運使貶滁陽屢至陽冰刻石處未嘗不裴回其下
庶子泉昔為流谿今為山僧填為平地起屋于其上

其泉則指一大井示余曰此庶子泉也可不惜
右真蹟

唐李陽冰阮客舊居詩 歲月闕

看李陽冰阮客舊居詩云阮客身何在僊雲洞口橫
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阮客者不見其名或蓋籍
雲之隱者也彼以遁俗為高而終以無名於後世可
謂獲其志矣然聖人有所不取也陽冰欲稱其人而
不顯其名字何哉豈阮客見稱於當時而陽冰不慮
於後世邪夫士固有顯聞於一時而泯沒於萬世者
矣顧其道何如也陽冰篆字世傳多矣此磨滅而僅

存尤可惜也治平元年四月二十有六日書 右真蹟

唐裴公紀德碣銘 歲月見本文

右裴公紀德碣銘唐越州刺史王密撰國子監丞集賢院學士李陽冰篆裴公儼為明州刺史密代之為作此文其文云皇唐御神器一百四十二年天下大康海隅小寇結亂甌越因言明州當出兵之衝民物殘弊儼撫綏有惠愛而人思之爾按唐自戊寅武德元年受命至己亥乾元二年乃一百四十二年是時肅宗新起靈武上皇自蜀初還史思明僭號于河北

海隅小寇也考于史傳又不見其事惟台州賊袁晁攻陷浙東州郡乃寶應元年當云一百四十五年又據密代儼為明州刺史至大曆十四年移湖州則儼密相繼為刺史宜在代宗時然密當時人推次唐年不應有失余友王回深父曰唐自武德至大曆八年實一百五十六年中間除則天稱周十四年則正得一百四十二年是時天下粗定文人著辭以為大康理亦可通是歲廣州哥舒晃作亂海隅小寇豈謂此歟余以謂晃之亂唐命江西路嗣恭討平之不當自明州出兵深父曰然兵家出奇明州海道去廣不遠

亦或然也故并著之 右集本

又

右裴公紀德碣王密撰裴公名儻代宗時為明州刺史密代之碣文云皇唐御神器一百四十二載天下大康而海隅小寇結亂既越按唐自武德元年至乾元二年實一百四十二年是時肅宗新起靈武上皇自蜀初還史思明僭號于河北是歲洛陽汝鄭等州皆陷于賊不得云天下大康而海隅小寇考于史傳又不見其事然密當時人推次唐年不宜有失王回曰大曆八年廣州哥舒晃作亂此所謂海隅小寇者

也自武德元年至是歲實一百五十六年中間則天稱周者十四年去之正得一百四十二年矣豈謂此歟以事考驗理宜如此又不知密意為如何也姑志其語以俟知者嘉祐八年十月三十日書 右真蹟

唐玄靜先生碑 大曆七年

右玄靜先生碑柳識撰張從申書李陽冰篆額唐世工書之士多故以書知名考難自非有以過人者不能也然而張從申以書得名於當時者何也從申每所書碑李陽冰多為之篆額時人必稱為二絕其為世所重如此余以集錄古文闕書既多故雖不能書

而稍識字法從申所書棄者多矣而時錄其一二者以名取之也夫非衆人之所稱任獨見以自信君子於是慎之故特錄之必待知者

右真蹟

唐龍興寺四絕碑首

大曆八年

右四絕碑首者李陽冰篆法慎律師碑額也在揚州龍興寺唐李華文張從申書李陽冰篆額律師者淮南愚俗素信重之謂此碑爲四絕碑律師非余所知華文與從申書余亦不甚好故獨錄此篆爾

右集本

唐滑州新驛記

大曆九年

右新驛記李陽冰篆碑在今滑州驛中其陰有銘曰

斯去千載冰生唐時冰今又去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吾不知之後千年無人當盡於斯嗚呼郡人爲吾寶之不知作者爲誰然賈耽嘗爲李騰序說文字源盛稱陽冰此記耽爲滑州刺史因見斯記而稱之耳陽冰所書世固多有可愛者不獨斯記也嘉祐八年十二月廿六日書

右真蹟

唐王師乾神道碑

大曆十三年

右王師乾神道碑張從申書余初不甚以爲佳但怪唐人多稱之第錄此碑以俟識者前歲在毫社因與秦玠郎中論書玠學書於李西臺建中而西臺之名

重於當世余因問玠西臺學何人書云學張從申也
問玠識從申書否云未嘗見也因以此碑示之玠大
驚曰西臺未能至也以此知世以鑒書為難者誠然
也從申所書碑今絕不行於世惟子集錄有之者吳
季子碑陰記崔圓頌德碑并此纔三爾熙寧三年十
月二十七日書 右真蹟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一百十六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一百十七

集古錄跋 唐

唐徐方回西墉記

唐禹廟碑

唐崇徽公主手痕詩

唐僧懷素法帖

唐重摹吳季子墓銘二首

唐竇叔蒙海濤誌

唐鹽宗神祀記

唐鴈門王田氏神道碑

唐李愬碑

唐井棠館題名

唐汾陽王廟碑

唐郭忠武公將佐略

唐濟瀆廟祭器銘

唐神女廟詩

唐馬寔墓誌銘二首 唐石洪鐘山林下集序

唐房太尉遺愛碑陰記

唐賀蘭夫人墓誌 唐陸文學傳

唐辨正禪師塔院記 唐韓愈盤谷詩序

唐韓退之題名 唐田弘正家廟碑

唐韓愈南海神廟碑 唐韓愈羅池廟碑

唐韓愈黃陵廟碑 唐胡良公碑

唐韓文公與顛師書 唐高閑草書

唐武侯碑陰記

唐盧瑱禱聰明山記

唐侯喜復黃陂記二首

唐柳宗元般舟和尚碑

唐南嶽彌陀和尚碑 唐元稹修桐柏宮碑

唐虞城李令去思頌 唐陽公舊隱碣

唐于夔神道碑 唐昭懿公主碑

唐李光進碑

唐徐方回西墉記 寶應 年

右西墉記唐徐方回撰方回云寶應中為南陽令得崔子玉所作平子銘末二十一字陷于廳之西墉按今西鄂石本末句見在方回所得乃南陽半石之末

也今又亡矣惜哉 右集本

唐禹廟碑 大曆三年
段季展書

崔巨文傳於今者絕少皆不及此碑季展他所書亦不偉於此治平二年上元日書 右真蹟

唐崇徽公主手痕詩 大曆四年

右崇徽公主手痕詩李山甫撰崇徽公主者僕固懷恩女也懷恩在肅宗時先以二女嫁回紇其一嫁毗伽可汗少子後號登里可汗者是也其一不知所嫁何人唐書懷恩傳及回紇傳皆不載惟懷恩所上書自陳六罪有云二女遠嫁爲國和親以此知其又嘗

嫁一女爾此所謂崇徽公主者懷恩幼女也懷恩旣反引羌渾奴刺爲邊患永泰中病死於靈武其從子名臣以千騎降唐大曆四年始以懷恩幼女爲崇徽公主又嫁回紇即此公主也治平元年三月八日書 右真蹟

唐僧懷素法帖 大曆十三年

右懷素唐僧字藏真特以草書擅名當時而尤見珍於今世子掌謂法帖者乃魏晉時人施於家人朋友其逸筆餘興初非用意而自然可喜後人乃棄百事而以學書爲事業至終老窮年疲弊精神而不以爲

苦者是真可笑也懷素之徒是已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 右真蹟

唐重摹吳季子墓銘 大曆十四年

右吳季子墓銘自前世相傳以爲孔子所書據張從申記云舊石湮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模搭其書以傳然則開元之前自有真本至大曆中蕭定又刊于石則轉相傳模失其真遠矣按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踰楚推其歲月蹤跡未嘗過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古簡牘所容第以其名傳之久不可遽廢故錄之

以俟博識君子嘉祐八年五月晦日 右集本

又

右古篆文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自前世相傳以爲孔子所書據張從申記云舊石湮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榻本遂傳於世然則開元以前已有刻石矣其後正元中鄭播又爲記盧國遷建堂樹碑則今本又非仲容所模者字亦奇偉莫知何人所書按孔子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逾楚推其歲月蹤跡無過吳之理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簡牘所容惟博物君子必能辨之

右真蹟

國朝通志卷之五

四

唐竇叔蒙海濤誌 大曆中

右海濤誌竇叔蒙撰其書六篇一日海濤誌二日濤曆三日濤日時四日濤期五日朔望體象六日春秋仲月漲濤解余嚮在揚州得此誌甚愛之張于座右之壁冀於朝夕見也已而夜為風雨所壞其後求之凡十五年而復得斯本以示京師好事者皆云未嘗見也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

唐鹽宗神祠記 大曆中

右鹽宗神祠記錢義方撰近時有尚書郎張席自言家寓解州為余言安邑解縣兩池鹽事云夏月鹽風來池面紫色須臾凝結如雪土人謂之漫生鹽兩池歲役畦夫數百種鹽公私耗弊而州縣吏緣以為姦利棄漫生鹽不取誣其苦不可食席博學能言漢唐事尤詳為余復言前世鹽皆自生開元中姜師度為河中尹而鹽池涸始置鹽屯唐格自開元後遂有畦夫營種之課席因上書論鹽漫生之利官遂罷畦夫而公私皆以為然而議者或害其事乃云漫生鹽味苦不可食或云暫結復銷不可畜聽者方惑其事余因讀義方所記乃云若陰陽調和鬼神驅造不

國朝通志卷之五

四

勞人而擅其利與夫鑿泉煮海不相為謀由是知唐世鹽非營種為決可信義方大曆時為權鹽使余家集錄古文不獨為傳記正訛繆亦可為朝廷決疑議也治平元年八月十二日

唐鴈門王田氏神道碑 代宗時

右唐魏博節度使鴈門郡王田承嗣碑營田副使裴抗撰子緒碑節度判官丘絳撰按唐書列傳承嗣十一子維朝華繹綸縮緒繪純紳縉而緒次當第七此二碑皆以緒為第六子而無縮自緒而下有繪純紳縉與史不同二碑當時故吏所作必不誤蓋史之

也其文與字皆不嘉故余特錄其世次而已 本真

唐李愷碑 大曆四年

右李愷碑李紆撰新唐書列傳云愷十餘子江涵瀕瀕等同被害惟源彭免據李紆載愷子見於碑者實十二人曰右補闕彭汝州刺史深華陰丞瀕左驍衛兵曹瀕破石丞沆洪州別駕澥洛陽尉渭司農主簿汶又云公之薨也彭從玄宗南狩次公而歿深授任他郡其在洛陽者長子江第三子涵與華陰驍衛又兩少子合六人皆從公殲于虜刃破石而下與衆孫之在者僅以孩提免如紆所記愷子盡於是矣 木堂

有源也紆但言衆孫孩提亦不云有未名子也然則源者史家何從而得之據史言源爲司農主簿以碑考之源當爲汶也又據碑方愷歿于賊也彭深沆澥渭汶六子獲免而史惟云源彭此當以碑爲正紆當代宗時爲愷作碑自云與愷有通家之好幼奉升堂之慶宜知愷事不繆也

右集本

唐其棠館題名

歲月見本文

右其棠館題名自唐德宗貞元以來止於會昌文字多已磨滅惟高元裕韋夏卿所書尚可讀甚矣人之好名也其功德之盛固已書竹帛刻金石以垂不朽

矣至於登高遠望行旅往來慨然寓興於一時亦必勒其姓名留于山石非徒徘徊俯仰以自悲其身世亦欲來者想見其風流夏卿所記留連感愴意不淺也如高韋二子皆當時知名士也史傳載之詳矣昔杜預沈碑漢水謂萬世之後谷或爲陵庶幾復出以見于世其爲慮深矣然預之功業不待碑而自傳其區區於此者好名之弊也故士或勤一生以自苦或餓死空山之中甚者蹈水火赴刀鋸以就後世之名爲莊生所笑者有矣故余於集古每得前世題名未嘗不錄者閔夫人之甚好名也

右集本

唐汾陽王廟碑 貞元二年

右郭子儀廟碑高參文其敘子儀功業不甚詳而載破墨姓處木討沙陀處密事則唐書列傳無之蓋子儀微時所歷其後遂立大勳宜乎史略不書也然唐書有處密處月朱耶孤注等皆是西突厥薛延陀部名號余於五代史爲李克用求沙陀種類卒不見其本末而參謂處密爲沙陀不知其何所據也按陳翊子儀家傳亦云討沙陀處墨十二姓與參所書頗同唐書轉密爲密當以碑爲正

右真蹟

唐郭忠武公將佐略 貞元十二年

右忠武公將佐略陳翊撰忠武公者郭子儀也翊之所書亦爲盛矣猶言得其六七蓋其官至宰相者七人爲節度使者二十八人尚書丞郎京尹者十人廉察使者五人據翊所得而書者實六十人而顯名於世者蓋五十人雖喬琳周智光李懷光僕固懷恩等陷於禍敗然杜鴻漸黃裳李光弼光進之徒偉然名見於當時而垂稱於後世者亦不爲少豈惟得失相當而已哉雖汾陽功業士多喜附以成名然其亦自有以得之也其忠信之厚固出其天性至於處富貴保功名古人之所難者謀謨之際立亦得其助也治

平甲辰秋社前一日書 右真蹟

唐濟瀆廟祭器銘 貞元十三年

右濟瀆廟祭器銘張洗撰碑云置齋郎六人唐自高宗以後官不勝其濫矣洗之所記乃開元時事州縣祠廟置齋郎六人可知其濫官之弊然史家不能詳載惟於碑刻偶見其一二爾治平甲辰秋分後一日中書東閣雨中書 右真蹟

唐神女廟詩 貞元十四年

右神女廟詩李吉甫丘玄素李貽孫敬騫等作余貶夷陵令時嘗泛舟黃牛峽至其祠下又飲蝦蟆碛水

其江山巉絕窮僻獨恨不得見巫山之奇秀每讀數子之詩愛其辭翰遂錄之 右集本

唐馬寔墓誌銘 貞元十四年

右馬寔墓誌銘唐歐陽詹撰并書其文辭不工而字法不俗故錄之寔之事迹亦無足紀也 右集本

又

詹之文為韓退之所稱遂傳于世然其不幸早死故其傳者不多刻石之文祇有此與福州佛記耳尤可惜也 右真蹟

唐石洪鍾山林下集序 貞元二十年

右鍾山林下集序者石洪為浮圖總悟作也石洪為處士而名重當時者以常為韓退之稱道也唐世號處士者為不少矣洪終始無他可稱於人者而至今其名獨在人耳目由韓文盛行於世也洪之所為與韓道不同而勢不相容也然韓常歎籍湜輩叛已而不絕之也豈諸子駁雜不能入於聖賢之域而韓子區區誨誘思援而出於所溺歟此孔孟之用心也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是日上以霖雨不止分命羣臣祈禱余祈于太社既歸而雨遂止某謹記 右真蹟

唐房太尉遺愛碑陰記

元和六年同是石洪撰附此

石洪文字罕見於後世故特錄之

右見綿本拾遺

唐賀蘭夫人墓誌

貞元七年

右賀蘭夫人墓誌唐陸贄撰或云贄書也題曰秘書

監陸公夫人墓誌銘而贄自稱姪曾孫此石在常州

右集本

唐陸文學傳

咸通十五年

右陸文學傳鴻漸自撰茶之載見前史蓋自魏晉以來有之而後世言茶者必本陸鴻漸蓋為茶著書自其始也至今俚俗賣茶肆中嘗置一甕偶人於甕側云此號陸鴻漸鴻漸以茶自名於世久矣考其傳著

書頗多曰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潮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三卷其多如此豈止茶經而已哉然其他書皆不傳

右集本

唐辨正禪師塔院記 貞元中

右辨正禪師塔院記徐峴書誠能行筆而少意思也往時石曼卿屢稱峴書曼卿多得顏柳筆法其書與峴不類而遠過之不知何故喜峴書也余當曼卿在時猶未見峴書但聞其所稱曼卿歿已久始得此書遂錄之爾

右真蹟

唐韓愈盤谷詩序 貞元中

右送李愿歸盤谷序韓愈撰盤谷在孟州濟源縣貞元中縣令刻石于其側令姓崔其名泱今已磨滅其後書云昌黎韓愈知名士也當時退之官尚未顯其道未為當世所宗師故但云知名士也然當時送愿者為不少而獨刻此序蓋其文章已重於時也以余家集本校之或小不同疑刻石誤集本世已大行刻石乃當時物存之以為佳翫爾其小失不足較也

右真蹟

唐韓退之題名

元和四年已下七篇皆韓文公撰故不與別碑歲月為叙

右韓退之題名二皆在洛陽其一在嵩山天封宮石柱上刻之天聖中余爲西京留守推官與梅聖俞遊嵩山入天封宮徘徊柱下而去遂登山頂至武后封禪處有石記戒人遊龍潭者毋妄語笑以黷神龍龍怒則有雷恐因念退之記遇雷意其有所試也其一在福先寺塔下當時所見墨蹟不知其後何人模刻于石也治平元年三月廿二日書 右真蹟

唐田弘正家廟碑 元和八年

右田弘正家廟碑昌黎先生撰余家所藏書萬卷惟昌黎集是余爲進士時所有最爲舊物自天聖以來

古學漸盛學者多讀韓文而患集本訛舛惟余家本屢更校正時人共傳號爲善本及後集錄古文得韓文之刻石者如羅池神黃陵廟碑之類以校集本外繆猶多若田弘正碑則尤甚蓋由諸本不同往往妄加改易今以碑校集印本與刻石多同當以爲正乃知文字之傳久而轉失其真者多矣則校讐之際決於取捨不可不慎也

印本云銜訓事嗣朝夕不怠往時用他本改云銜訓嗣事今碑文云銜訓事嗣與印本同知其妄改也

印本云以降命書用他本改為降以命書今碑文云以降命書與印本同知為妄改也

印本云奉我天明用他本改云奉我王明今碑文云奉我天明與印本同知為妄改也此類甚多略舉三事要知改字當慎也治平元年三月八日書

右真蹟

唐韓愈南海神廟碑 元和十五年

右南海神廟碑韓愈撰陳諫書以余家舊藏集本校之皆同惟集本云蜿蜿而碑為蜿蜿地地小異當以碑為正今世所行昌黎集類多訛舛惟南海碑

不舛者以此刻石人家多有故也其妄意改易者多亦賴刻石為正也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 右真蹟

唐韓愈羅池廟碑 長慶中

右羅池廟碑唐尚書吏部侍郎韓愈撰中書舍人史館修撰沈傳師書碑後題云長慶元年正月建按穆宗實錄長慶二年二月傳師自尚書兵部郎中翰林學士罷為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其九月愈自兵部侍郎遷吏部碑言柳侯死後三年廟成明年愈為柳人書羅池事子原以元和十四年卒至愈作碑時當是長慶三年考二君官與此碑亦同但不應在元年正

月蓋後人傳模者誤刻之爾今世傳昌黎先生集載此碑文多同惟集本以步有新船為涉荔子丹子蕉黃蕉下加子當以碑為是而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則疑碑之誤也嘉祐八年六月二日書 右真蹟

唐韓愈黃陵廟碑 長慶元年

右黃陵廟碑韓愈撰沈傳師書昌黎集今大行於世而患本不真余家所藏最號善本世多取以為正然時時得刻石校之猶不勝其舛繆是知刻石之文可貴也不獨為訛好而已黃陵碑以家本校之不同者二十餘事如家本言降小君為夫人而碑云降小水

之類皆當以碑為正也嘉祐八年十月十八日書 右真蹟

唐胡良公碑 長慶三年

右唐胡良公碑韓愈撰良公者名珣韓之門人張籍妻父也余以碑校余家所藏昌黎集本號為最精者文字猶多不同皆當以碑為正茲不復紀碑云珣子逞迺巡遇述遷造而集本無巡他流俗所傳本有云遇或為巡者皆非當以碑為正治平九年七月晦日書 右真蹟

唐韓文公與顛師書 歲月未詳

右韓文公與顏師書世所罕傳余以集錄古文其求
之既勤且博盖久而後獲其以繫辭為大傳謂著山
林與著城郭無異等語宜為退之之言其後書吏部
侍郎潮州刺史則非也盖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州
後移袁州召為國子祭酒遷兵部侍郎久之始遷吏
部而流俗相傳但知為韓吏部爾顏師遺記雖云長
慶中立盖并韓書皆國初重刻故繆為附益爾治平
元年三月十三日書 右真蹟

唐高閑草書 歲月未詳

高閑草書審如此則韓子之言為實錄矣永豐歐陽

脩 右見綿本別
集二十三卷

唐武侯碑陰記 開成三年

右武侯碑陰記崔備撰唐劔南西川節度使武元衡
及其將佐題名者二十九人楊嗣復再題及其僚屬
又六人并嗣復汝士詩兩首合為一卷唐諸方鎮以
辟士相高故當時布衣韋帶之士或行著鄉閭或名
聞場屋者莫不為方鎮所取至登朝廷位將相為特
偉人者亦皆出諸侯之幕如元衡所記裴度柳公綽
楊嗣復皆相繼去為本朝名將相亦可謂盛矣哉治
平元年初伏休假雨中書 右真蹟

唐盧瑱禱聰明山記 元和二年

右禱聰明山記盧瑱撰乃盧從史禱山神之記也闕
從史官屬題名見孔戡與烏重胤俱列于後而覽韓
退之記戡事云戡屢諫從史不聽卒為重胤所縛掩
卷歎息者久之嗚呼禍福成敗之理甚明而先事而
言則罕見從事至而言則不及矣自古敗亂之國未
始不如此也 右真蹟

唐侯喜復黃陂記 歲月見本文

右復黃陂記唐侯喜撰黃陂在汝州汝州有三十六
陂黃陂最大溉田千頃始作于隋記云至貞元辛未

刺史盧虔始復之辛未貞元七年也碑元和三年建
喜之文辭嘗為韓退之所稱而世罕傳者余之所得
此碑而已 右集本

又

昌黎先生甚稱侯喜其文罕傳於今余之所見止此
一篇爾 右真蹟

唐柳宗元般舟和尚碑 元和三年

右般舟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書子厚所書碑世頗多
有書既非工而字畫多不同疑喜子厚者竊惜其名
以為重子厚與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時而後世稱

為韓柳者蓋流俗之相傳也其為道不同猶夷夏也然退之於文章每極稱子厚者豈以其名並顯於世不欲有所貶毀以避爭名之嫌而其為道不同雖不言顧後世當自知歟不然退之以力排釋老為已任於子厚不得無言也治平元年三月廿二日書

右真蹟

唐南嶽彌陀和尚碑 元和五年

右南嶽彌陀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書自唐以來言文章者惟韓柳柳豈韓之徒哉真韓門之罪人也蓋世俗不知其所學之非第以當時輩流言之爾今余又多錄其文懼益後人之惑也故書以見余意 右集本

唐元稹修桐柏宮碑 大和四年

右唐元稹撰文并書其題云修桐柏宮碑又其文以四言為韻語既牽聲韻有述事不能詳者則自為法以解之為文自注非作者之法且碑者石柱爾古者刻石為碑謂之碑銘碑文之類可也後世伐石刻文既非因柱石不宜謂之碑文然習俗相傳理猶可考今特題云修桐柏宮碑者甚無謂也此在文章誠為小瑕病前人時有忽略然而後之學者不可不知自漢以來墓碑多題云某人之碑者此乃無害蓋目此石為某人之墓柱非謂自題其文目也今稹云修桐

柏宮碑則於理何稽也 右集本

唐虞城李令去思頌 元和四年

右虞城李令去思頌李白撰文王適篆唐世以書自
名者多而小篆之學不數家自陽冰獨擅後無繼者
其前惟有碧落碑而不見名氏適開元天寶時人在
陽冰前而相去不遠然當時不甚知名雖字畫不為
工而一時未有及者所書篆字惟有此爾世亦罕傳
余以集錄求之勤且博庶得此爾今世以小篆名家
如邵不疑楊南仲章友直問之皆云未常見也治平
元年二月七日書 右真蹟

唐陽公舊隱碣 元和中

右陽公舊隱碣胡証撰黎燭書李靈省篆額唐世篆
法自李陽冰後寂然未有顯於當世而能自名家者
靈省所書陽公碣筆畫甚可佳既不顯聞於時亦不
見於他處以余家所藏之博而見於錄者惟此雖未
為絕筆亦可惜哉嗚呼士有負其能而不為人所知
者可勝道哉 右真蹟

唐于夔神道碑 元和中

右于夔神道碑盧景亮撰其文辭雖不甚雅而書事
能不沒其實夔之為人如其所書蓋篤於信道者也

碑云司馬遷儒之外五家班固儒之外八流其語雖拙蓋言其學不駁雜也然則非徒貶去釋老而已自儒術之外餘皆不學爾碑又云其弟可封好釋氏復每非之復于頓父也然可封之後不大顯而復之後甚盛以此見釋氏之教信嚮者未必獲福毀貶者未必有禍也碑言復篤於孝悌守節安貧不可動以勢利其所履如此足以與其後世矣治平元年八月十一日書右真蹟

唐昭懿公主碑 元和中

右昭懿公主碑孟簡撰皇甫鑄書公主代宗女也號

昇平公主嫁郭氏公主之號自漢以來始有謂天子之女禮不自主婚以公主之因以為名爾後世號某國公主者雖實不以國公為主而名猶不失其義唐世始別擇佳名以加之如昇平之類是也已失其本義矣今此碑乃云諱昇平公主斯莫可曉也已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 右真蹟

唐李光進碑 元和中

右李光進碑楊炎撰韓秀實書唐有兩李光進其一光顏之兄其一光弼之兄弟也此碑乃光弼弟也唐史書此兩人事多誤新書各為傳以附顏弼遂得其

正 右集本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一百十七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一百十八

集古錄跋 唐

唐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

唐張九齡碑 唐田布碑

唐沈傳師游道林嶽麓寺詩

唐崔能神道碑 唐李德裕茅山三像記

唐李德裕平泉草木記

唐李文饒平泉山居詩

唐李德裕大孤山賦 唐大孤山賦

唐辨石鐘山記 唐法華寺詩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一百十八

唐薛莘唱和詩

唐僧靈澈詩

唐李藏用碑

唐玄度十體書

唐鄭澣陰符經序二首

唐山南西道驛路記

唐何進滔德政碑

唐李聽神道碑

唐李石神道碑

唐高重碑

唐康約言碑

唐復東林寺碑

唐王質神道碑

唐會昌投龍文

唐俞珣書陳果仁告身并捨宅造寺疏

唐圭峰禪師碑

唐濠州勸民栽桑勸

唐閩遷新社記二首

唐令狐楚登白樓賦

唐百巖大師懷暉碑

唐孔府君神道碑

唐白敏中碑

唐于僧翰尊勝經

唐張將軍新廟記

唐王重榮德政碑

唐磻溪廟記

唐梁公儒碑

唐花林宴別記

唐陽武復縣記

唐崔敬嗣碑

唐潤州隋羅尼經幢

唐夔州都督府記

唐鄭權碑

唐王棨詩

唐人書楊公史傳記

唐放生池碑

唐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 長慶三年

右絳守居園池記唐樊宗師撰或云此石宗師自書
嗚呼元和之際文章之盛極矣其怪奇至於如此右集本

唐張九齡碑 長慶三年

右張九齡碑按唐書列傳所載大節多同而時時小
異傳云壽六十八而碑云六十三傳自左補闕改司
勳負外郎而碑云遷禮部傳言張說卒召為祕書少
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碑云副知至後作相遷中書
令始云知院事其載張守珪請誅安祿山事傳云九

齡判守珪狀碑云守珪所請留中不行而公以狀諫
然其為語則略同碑長慶中立而公薨在開元二十
八年至長慶三年實八十四年所傳或有同異而至
於年壽官爵其子孫宜不繆當以碑為是也治平元
年二月十日書 右真蹟

唐田布碑 長慶四年

右田布碑庾承宣撰布之事壯矣承宣不能發於文
也蓋其力不足爾布之風烈非得左丘明司馬遷筆
不能書也故士有不顧其死以成後世之名者有幸
不幸各視其所遭如何爾今有道史漢時事者其人

偉然甚著而市兒俚嫗猶能道之自魏晉以下不爲無人而其顯赫不及於前者無左丘明司馬遷之筆以起其文也治平甲辰秋社日書 右真蹟

唐沈傳師游道林嶽麓寺詩 長慶中

右嶽麓寺詩沈傳師撰并書題云酬唐侍御姚員外而二人之詩不見不知爲何人也獨此詩以字畫傳于世而詩亦自佳傳師書非一體此尤放逸可愛也 右集本

唐崔能神道碑 長慶三年

右崔能神道碑李宗閔撰能弟從書碑云拜御史中

丞持節觀察黔中仍賜紫衣金印按唐世無賜金印者官制古今沿革不同而其名號尚或相襲自漢以來有銀青金紫之號當時所謂青紫者綬也金銀者乃其所佩印章爾綬所以繫印者也後世官不佩印此名虛設矣隋唐以來有隨身魚而青紫爲服色所謂金紫者乃服紫衣而佩金魚爾宗閔謂賜金印者繆也今世自以賜緋銀魚袋賜紫金魚袋結入官銜而階至金紫光祿大夫者遂於結銜去賜紫金魚袋皆流俗相承不復討正久矣故因宗閔之失并記之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 右真蹟

唐李德裕茅山三像記 寶曆二年

右茅山三像記李德裕撰德裕自號上清玄都大洞
三景弟子上為九廟聖主次為七代先靈下為一切
含識敬造老君孔子尹真人像三軀此固里巷庸鄙
人之所常為德裕為之有不足恠然以孔子與老君
為伍而又居其下此豈止德裕之獨可罪耶今史記
載孔子問禮於老聃聃戒孔子去其驕氣多慾而孔
子歎其道猶龍之語著于耳目自漢以來學者未有
以為非者豈止德裕之罪哉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
在真蹟

唐李德裕平泉草木記 開成五年

已下三篇同是李衛公撰
故不與別碑歲月為叙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
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為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
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捭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
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
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蓋泊然無欲而
禍福不能動其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為
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漸於所好斯可
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

至或疲弊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
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右集本

唐李文饒平泉山居詩 開成五年

讀山居詩見文饒夢寐不忘於平泉而終不得少償
其志者人事固多如此也余聞釋子有云出家是大
丈夫事蓋勇決者人之所難也而文饒詩亦云自是
功高臨盡處禍來名滅不由人者誠哉是言也熙寧
壬子正月二十九日書 右真蹟

唐李德裕大孤山賦 會昌五年

贊三文辭甚可愛也其所及禍或責其不能自免然

古今聰明賢智之士不能免者多矣豈獨斯人也歟
右集本

唐大孤山賦 歲月未詳

右字畫頗佳而傷於柔媚世傳鐸工小篆此豈其筆
耶 右見綿本拾遺

唐辨石鍾山記 大和元年

右辨石鍾山記并善權寺詩遊靈巖記附覽二子之
文皆有幽人之思蹟其風尚想見其人至於書畫亦
皆可喜蓋自唐以前賢傑之士莫不工於字書其殘
篇斷彙為世所寶傳於今者何可勝數彼其事業超

然高爽不當留精於此小藝豈其習俗承流家為常
事抑學者猶有師法而後世媮薄漸趨苟簡久而遂
至於廢絕歟今士大夫務以遠自高忽書為不足學
往往僅能執筆而間有以書自名者世亦不甚知為
貴也至於荒林敗塚時得埋沒之餘皆前世碌碌無
名子然其筆畫有法往往今人不及茲甚可歎也石
鍾山記字畫在二者間頗為劣而亦不為俗態皆忘
憂之佳玩也 右真蹟

唐法華寺詩

大和八年

右法華寺詩唐越州刺史李紳撰其後自序題云大

和甲寅歲遊寺刻詩于壁詳自序所言似紳自書然
以端州題名較之字體殊不類甲寅大和八年也 右集本

唐薛苹唱和詩

大和中

右薛苹唱和詩其間馬宿馮定李紳皆唐顯人靈澈
以詩名後世皆人所想見者然詩皆不及苹豈唱者
得於自然和者牽於強作邪 右真蹟

唐僧靈澈詩

元和四年

右靈澈詩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世
俗相傳以為俚諺慶曆中天章閣待制許元為江淮

發運使因修江岸得斯石於池陽江水中始知爲靈
澈詩也澈以詩稱於唐故其與相唱和者皆當時知
名之士包侍郎者佶也徐廣州者浩也代宗時爲嶺
南節度使 右集本

唐李藏用碑 大和四年

右李藏用碑王源中撰唐玄度書玄度以書自名于
一時其筆法柔弱非復前人之體而流俗妄稱借之
爾故存之以俟識者 右真蹟

唐玄度十體書 歲月未詳

右唐玄度十體書前本得於蘇氏後本得於李丕緒

少卿丕緒長安人名家子喜收碑文二家之本大體
則同而文有得失故並存之覽者得以自擇焉 右集本

唐鄭澣陰符經序 開成二年

右陰符經序鄭澣撰柳公權書唐世碑碣顏柳二家
書最多而筆法往往不同公權書高重碑余特愛模
者不失其真而鋒鏦皆在至於陰符經序則蔡君謨
以爲柳書之最精者云善藏筆鋒與余之說正相反
然君謨書擅當世其論必精故爲誌之治平元年二
月六日書 右真蹟

又 已下七篇同是柳誠懸書或撰故不與別碑歲月爲叙

余自皇祐中得公權所書陰符經序遂求其經云石已亡矣常意必有藏于人間者求之十餘年莫可得治平三年有鑄工張景儒忽以此遺余家小吏遽錄之信乎余所謂物常聚於所好也 右真蹟

唐山南西道驛路記 開成四年

公權書往往以模刻失其真雖然其體骨終在也 右見

編本拾遺

唐何進滔德政碑 開成五年

右何進滔德政碑唐翰林學士承旨兼侍書柳公權撰并書進滔唐書有傳開成五年立其高數丈制度

甚閎偉在今河北都轉運使公解園中 右集本

唐李聽神道碑 開成五年柳公權書

右李聽神道碑李石撰聽父子為唐名將其勲業昭彰故以碑考傳少所差異而史家當著其大節其徵時所歷官多不書於體宜然惟其自安州刺史遷神武將軍史不宜略而不書者蓋闕也 右集本

唐李石神道碑 會昌三年

右李石碑柳公權書余家集錄類柳書尤多惟碑石不完者則其字尤佳非字之然也譬夫金玉埋沒於泥滓時時發見其一二則粲然在目特為可喜尔熙

寧三年季夏既望書右真蹟

唐高重碑 會昌四年

右高重碑元裕撰柳公權書唐世碑刻顏柳二公書尤多而字體筆畫往往不同雖其意趣或出於臨時而亦繫於模勒之工拙然其大法則常在也此碑字畫鋒力俱完故特為佳矧其墨蹟想宜如何也治平元年正月廿五日書 右真蹟

唐康約言碑 大中七年

右康約言碑柳公權撰并書約言宦者為河東監軍唐自開元以後職官益濫始有置使之名歷五代迄

今多因而不廢世徒知今之使額非古官襲唐舊號而不知昔唐宦者之職約言在大和開成間嘗為鴻臚禮賓使又為內外客省使以此見今之使名自樞密宣徽而下皆唐宦官職也又以見鴻臚卿寺亦以宦者為使於其間約言又為宣徽北院副使又見當時南北院宣徽皆有副使也治平甲辰秋社前一日書 右真蹟

唐復東林寺碑 大中十一年

右唐湖州觀察使崔黯撰柳公權書東林寺會昌中廢之大中初黯為江州刺史而復之黯之文辭甚道

麗可愛而世罕有之 右集本

唐王質神道碑 開成四年

右王質神道碑唐太子賓客劉禹錫撰并書質子華
鄉王通之後也開成中為宣歙池等州觀察使 右集本

唐會昌投龍文 會昌五年

右會昌投龍文余修唐本紀至武宗以謂奮然除去
浮圖銳矣而躬受道家之籙服藥以求長年以此知
其非明智之不惑者特其好惡有所不同尔及得會
昌投龍文見其自稱承道繼玄昭明三光弟子南嶽
炎上真人則又益以前言為不繆矣蓋其所自稱號

者與夫所謂菩薩戒弟子者亦何以異余嘗謂佛言
無生老言不死二者同出於貪信矣會昌之政臨事
明果有足過人者至其心有所貪則其所為與庸夫
何異治平元年五月五日書 右真蹟

唐俞珣書陳果仁告身并捨宅造寺疏 大中八年

右陳果仁告身并妻軫靜緣捨宅造寺疏附疏後題
云明政二年按隋書煬帝本紀大業十一年十月東
海賊帥李子通擁眾渡淮僭稱楚王建元明政則明
政二年乃大業十二年也唐高祖實錄武德二年四
月隋禦衛將軍陳稜以江都降即以稜為總管九月

李子通敗稜陷江都國號吳建元明政則明政二年
是武德三年矣二說不同如此呂夏卿爲余言若以
大業十二年爲子通僭號之二年則江都方亂煬帝
安得南幸而唐實錄陳稜事可據則明政二年當爲
武德三年也隋書繆矣果仁終始事迹不顯略見於
隋書云唐初爲隋太僕丞元祐將煬帝已遇弒沈法
興果仁共殺祐起兵據江表法興自稱總管大司馬
錄尚書事承制置百官以果仁爲司徒其事止見此
爾開元中僧德宣爲果仁記捨宅造寺載其世家頗
詳而其功閎官爵歲月多繆德宣言中毒以死而宅

疏言見屠戮當以宅疏爲是德宣文辭不足錄獨採
其世次事蹟終始著之俾覽者覈其真僞而少益於
廣聞煬帝本紀高祖實錄皆唐初人所撰而不同如
此何哉 右集本

唐圭峯禪師碑 大中九年

右圭峯禪師碑唐相裴休撰并書其文辭事迹無足
採而其字法世所重也故錄之云 右集本

唐濠州勸民栽桑勅碑 大中十年

余得劉苕修兗州文宣王廟碑見大中時中書門下
牒又得此碑見大中時勅乃知平章事非署勅之官

今世止見中書門下牒便呼為勅惟告身之制僅存焉右集本

唐閩遷新社記 歲月見本文

右閩遷新社記唐濮陽寧撰其辭云大中十年夏六月關西公命遷社于州坤凡築四壇壇社稷其廣倍丈有五尺其高倍尺有五寸主以石壇風師廣丈有五尺高尺有五寸壇雨師廣丈而高尺云文字古雅甚可愛嗚呼唐之禮樂盛矣其遺文有足采焉州縣社稷有主見于此記蓋大中時其禮猶在也按唐書楊發自蘇州刺史為福建觀察使至大中十二年遷

嶺南節度以歲月推之關西公者楊發也 右集本

又

唐時州縣社稷有主獨此碑見之開元定禮至大中時猶僅存也禮樂廢壞久矣故錄此記以著之 右真蹟

唐令狐楚登白樓賦 咸通二年

右登白樓賦令狐楚撰白樓在河中至楚子綯為河中節度使乃刻於石綯父子為唐顯人仍世宰相而楚尤以文章見稱世傳綯為文喜以語簡為工常飯僧僧判齋綯於佛前跪爐諦聽而僧倡言曰令狐綯設齋佛知蓋以此譏其好簡楚之此賦文無他意而

至千有六百餘言何其繁也其父子之性相反如此
信乎堯朱之善惡異也 右集本

唐百巖大師懷暉碑 歲月未詳

右百巖大師懷暉碑權德輿撰文鄭餘慶書歸登篆
額又有別碑令狐楚撰文鄭綱書懷暉者吾不知爲
何人而彼五君者皆唐世名臣其喜爲之傳道如此
欲使愚庸之人不信不惑其可得乎民之無知惟上
所好惡是從是以君子之所慎者在乎所學楚之文
曰大師泥洹茶毗之六年余以門下侍郎平章事攝
太尉泥洹茶毗是何等語宰相坐廟堂之上而口爲

斯言耶臯夔稷契居堯舜之朝其語言尚書載之
異乎此也治平元年七月十三日雨中書 右真蹟

唐孔府君神道碑 咸通十二年

右孔岑父碑鄭綱撰柳知微書其碑云有子五人載
戮戢戢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岑父六子戮之下
又有威表據孔氏譜譜其家所藏碑文鄭綱撰綱自
言與孔氏有世舊作碑文特戮等尚在然則譜與碑
文皆不庶有失而不同者何也余所集錄與史傳不
同者多其功過難以碑碣爲正者銘誌所稱有褒有
諱疑其不實至於世繫子孫官封名字無情增損故

每據碑以正史惟岑父碑文及其家譜二者皆為可據故並存之以俟來者治平元年三月廿二日侍上御崇政踈決繫囚退遂家居謝客因書

右真蹟

唐白敏中碑

咸通三年

右白敏中碑畢誠撰其事與唐書列傳多同而傳載敏中碑李德裕薦進以獲用及德裕貶抵之甚力以此為甚惡而碑云會昌中德裕起刑獄陷五宰相竄之嶺外公承是之後一年寃者皆復其位以此為能其為毀譽難信蓋如此故余於碑誌惟取其世次官壽鄉里為正至於功過善惡未嘗為據者以此也碑

又言桑道茂事云桑道慕不知孰是治平元年七月

二十日

右真蹟

唐千僧翰尊勝經

咸通五年

右尊勝經千僧翰書僧翰筆畫雖道勁然失分隸之法遠矣所以錄者亦自成一家而為流俗所貴故聊著之庶知博采之不遺爾

右真蹟

唐張將軍新廟記

龍紀元年

右張將軍新廟記李巨川撰唐彥謙書張魯事史傳詳矣巨川文辭匪工所錄者彥謙書爾彥謙書頗知名於世故略存其筆蹟也

右集本

唐王重榮德政碑

中和四年同是唐彥謙書附此

右王重榮德政碑歸仁澤撰唐彥謙書重榮當唐之末再逐其帥遂據河中雖破黃巢平朱玫之叛有功於一時而阻兵召亂為唐患者多矣碑文辭非工而事實無可采所以錄者俾世知求名莫如自修善譽不能掩惡也考重榮之碑豈不欲垂美名於千載而其惡終暴於後世者毀譽善惡不可誣故也彥謙以詩知名而詩鄙俚字畫不甚工皆非余所取也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書 右真蹟

唐磻溪廟記

咸通二年

右磻溪廟記張翔撰高駢書駢為將嘗立戰功威惠著於蠻蜀筆研固非其所事然書雖非工字亦不俗蓋其明爽豪雋終異庸人至其惑妖人呂用之諸葛殷等信其左道以冀長年乃騎木鶴而習凌虛僊去之勢此至愚下品皆知為可笑而駢為之惟恐不至者何哉蓋其貪心已動於內故邪說可誘於外內貪外誘則亦何所不為哉

唐梁公儒碑

天祐中

右梁公儒碑于廣撰王說書公儒者世為成德軍將公儒當王鎔時為冀州刺史以卒其碑首題云其故

成德軍內中門樞密使特進檢校太保使持節冀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團練守捉等使軍器作坊使其餘所領事職甚多皆當時方鎮常事不足書惟樞密使唐之末年內官之職其後方鎮遂亦僭置於此見之軍器作坊五代之際號內諸司使皆朝廷官然不見其始置時而今見於此豈方鎮之職朝廷因而用之耶將方鎮之盛亦僭置也公儒事迹無所取特以此錄之治平元年五月十八日書 右真蹟

唐花林宴別記

貞元十九年

右花林宴別記唐竇常撰花林寺在滁州全椒縣余

在滁陽遣推官陳說以事至縣見寺旁石澗岸上

出石崖隱隱有字亟命模得之 右集本

唐陽武復縣記

貞元十九年

唐衢文世罕傳者余家集錄千卷唐賢之文十居七八而衢文祇獲此尔然其氣格不俗亦足佳也 右真蹟

唐崔敬嗣碑

景龍二年

右唐崔敬嗣碑胡皓撰郭謙光書崔氏為唐名族而敬嗣不顯皓為昭文館學士然亦無聞其事實文辭皆不足多采而余錄之者以謙光書也其字畫筆法不減韓蔡李史四家而名獨不著此余屢以為歎也

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 右真蹟

唐潤州隋羅尼經幢 歲月未詳

右隋羅尼經幢今在潤州寶墨亭中唐雲陽野夫王
真之書字畫頗為世俗所重故錄之以備廣採 右集本

唐夔州都督府記 會昌五年

余嘗謂唐世人人工書故其名湮沒者不可勝數每
與君謨嘆息于斯也如具靈該繆師愈今人尚不知
其姓名况其書乎余以集錄之博僅各得其一爾 右見

綿本拾遺

唐鄭權碑 寶曆二年

右姚向書筆力精勁雖唐人工於書者多而及此者
亦少惜其不傳於世而今人莫有知者惟余以集錄
之博得此而已熙寧辛亥孟夏清心堂書 右見綿本拾遺

唐王棨詩 沈傅師李德裕倡和歲月未詳見綿本拾遺

惠泉在今荆門軍余貶夷陵道荆門裴回泉上得二
子之詩佳其詞翰遂錄之逮今蓋三十年矣嘉祐八
年十一月二十日書

唐人書楊公史傳記 歲月未詳

右楊公史傳記文字訛缺原作者之意所以刻之金
石者欲為公不朽計也碑無年月不知何特然其字

畫之法迺唐人所書爾今纔幾時而磨滅若此然則金石果能傳不朽邪揚公之所以不朽者果待金石之傳邪凡物有形必有終弊自古聖賢之傳也非皆託於物固能無窮也迺知為善之堅堅於金石也嘉祐八年十一月廿日書 右真蹟

唐放生池碑

天寶十年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為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然代天而治物者常為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故物得遂其

生而不夭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罟以畋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為萬世之利此所以為聖人也浮圖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為地下之罪人矣治平元年八月十日書 右真蹟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一百十八

